

Celeb on Genius
名人谈名人

诗人
斗士
预言家

许寿裳谈鲁迅



他“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常“无故骂人……骂得你体无完肤”（陈西滢），捞到了“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领袖的叛徒”的“假冠”（高长虹），“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装做鬼神”，暴露了“朦胧与无知”、“知识阶级的厚颜”与“人道主义的丑恶”（成仿吾）。有位西哲说过：“世上没有被捧成的伟人，更没有伟人会因为咒骂而变得渺小。”“中国只有一个鲁迅”（茅盾），他是“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郑振铎），他“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林语堂）。“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他是“东洋第一大师”（左藤春夫），他的“热情”，他的“精神”，“将和他的深湛的著作永留人间”（巴金）。

東方出版社

诗人 斗士 预言家



许寿裳 著

许
裳谈鲁迅

东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杨子曦 德玄馨

责任编辑：李椒元

特约编辑：苏琳

封面设计：曹春

责任校对：高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 斗士 预言家——许寿裳谈鲁迅 / 许寿裳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1

（“名人谈名人”系列丛书 / 德玄馨 主编）

ISBN 978-7-5060-3325-1

I. 诗… II. 许… III. 鲁迅（1881～1936）—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4641 号

诗人 斗士 预言家

SHIREN DOUSHI YUYANJIA

——许寿裳谈鲁迅

许寿裳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数：0,001-5,000

字数：292 千字 印张：20 彩色插图：36 页

ISBN 978-7-5060-3325-1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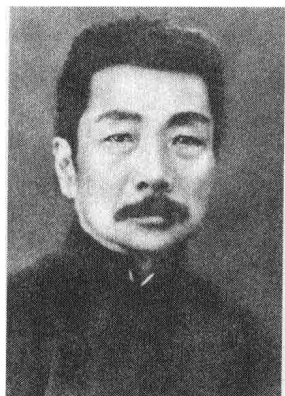


代序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

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茱萸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



诗人 斗士 预言家——许寿裳谈鲁迅
SHIREN DOUSHI YUYANJIA

目录 CONTENTS

代序 回忆鲁迅先生	1
第一章 我所认识的鲁迅	1
第二章 怀亡友鲁迅	5
一 三十五年的回忆	6
二 致死之由	10
三 生平和著作	15
第三章 鲁迅的生活	21
第四章 怀 旧	51
第五章 鲁迅古诗文的一斑	57
第六章 青年期的读书	63
第七章 鲁迅先生年谱	69
第八章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序	87
第九章 关于《弟兄》	93
第十章 《鲁迅旧体诗集》序跋	99

一 《鲁迅旧体诗集》序	99
二 《鲁迅旧体诗》跋	101
第十一章 回忆鲁迅	103
一 改造社会思想的伟大	103
二 事物价值判断的正确	104
三 读书趣味的浓厚	106
第十二章 鲁迅的几封信	109
一 一九二七年广州来信	109
二 一九二七年广州来信	110
三 一九三四年上海来信	112
四 一九三四年上海来信	113
第十三章 鲁迅与民族性研究	117
第十四章 鲁迅的精神	123
一 道德的	126
二 科学的	127
三 艺术的	128
第十五章 鲁迅和青年	133
第十六章 鲁迅的人格和思想	141
第十七章 鲁迅的德行	153
第十八章 亡友鲁迅印象记	159
小 引	159
一 剪 辫	160
二 屈原和鲁迅	164
三 杂谈名人	169
四 《浙江潮》撰文	172

五 仙台学医	175
六 办杂志,译小说	180
七 从章先生学	183
八 西片町住屋	187
九 归国在杭州教书	191
十 入京和北上	195
一一 提倡美术	199
一二 整理古籍和古碑	202
一三 看佛经	207
一四 笔名鲁迅	209
一五 杂谈著作	212
一六 杂谈翻译	216
一七 西三条胡同住屋	221
一八 女师大风潮	225
一九 三一八惨案	229
二〇 广州同住	233
二一 上海生活——前五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237
二二 上海生活——后五年(一九三二——一九三六)	245
二三 和我的交谊	255
二四 日常生活	261
二五 病 死	267
第十九章 《鲁迅的思想与生活》自序	279
第二十章 鲁迅的避难生活	281

第二十一章 鲁迅的游戏文章	287
附 录 名人笔下的鲁迅	295
一 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严九郎)	295
二 怀鲁迅 (郁达夫)	297
三 不朽的鲁迅 (郑振铎)	298
四 鲁迅不怕死 (林语堂)	299
五 拥护他说话的自由 (梁实秋)	301
六 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 (臧克家)	307
七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巴金)	309
八 伟大的灵魂 (叶圣陶)	312
后 记 至友真性情，文海数珍珠	313

第一章 我所认识的鲁迅

鲁迅小说第一集《呐喊》，识者都称为中国新文艺上真正的、划时代的杰作。其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四月，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十余篇，结集起来，称为《呐喊》。

其实，鲁迅的呐喊声并不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才起的。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岁所作的《斯巴达之魂》（《集外集》），便是借了异国士女的义勇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一九〇七年，他二十七岁所作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坟》），都是忖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猥贱，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匡

死者倘不
埋在活人的心
中，那就真真
死掉了。

——鲁迅



鲁迅与绍兴中学旅京同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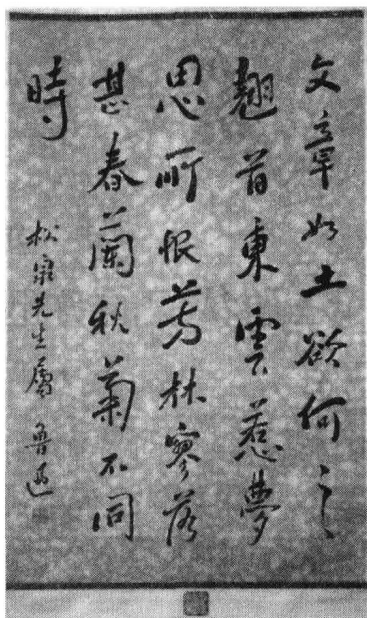
1918年1月13日，鲁迅与浙江绍兴中学旅京同学在北京大学二院合影，第三排左起第二人为鲁迅。



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
自弃者的话。

——鲁迅

诗人
斗士
预言家



鲁迅应邀为松泉先生而作的书法作品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许多年，我便在寓所里抄古碑。”从1909年鲁迅回国到1918年，他常出入古玩店购买画像砖和铭砖，约收集了造像、墓志、碑、砖、瓦、镜、钱等拓片五千余件，整理编成《汉画像目录》、《六朝造像目录》、《唐造像目录》、《六朝墓名目录》等多种作品。期间，他经常随身携带拓碑工具对绍兴附近的古迹进行查考，而这些拓片中的字迹，多为上古文字和碑版文字，其中富含古气和碑意，由此形成了自己儒雅、清和的书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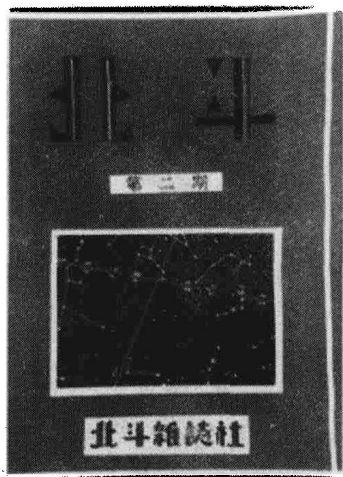
救，所谓“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实在是介绍那时欧洲新文艺思潮的第一人。一九〇八年他翻译的小说（《域外小说集》的一部分）也是如此。

鲁迅的头脑受过科学的锻炼的，眼光极锐敏，心极细而胆极大。他敢正视人生，冲破黑暗，指出国民性的缺点。“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坟·论睁了眼看》）他敢猛烈地攻击虚伪，“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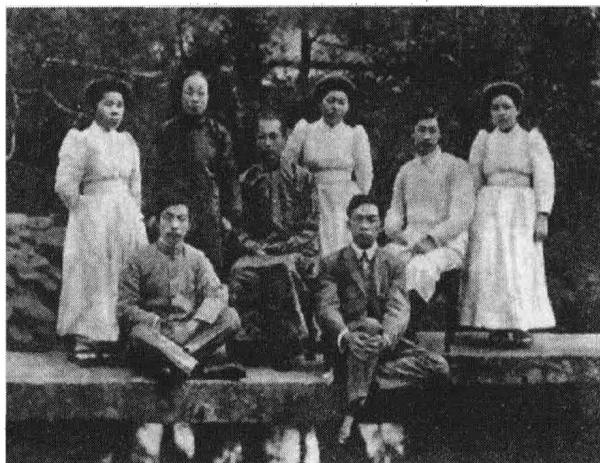
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象，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揭穿假面，毫不留情。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鲁迅的头脑虽极冷静，而赤血极热烈，意志极坚强，明明感到寂寞，无可措手的了，“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但是他决不灰心，决不妥协，总要拼命地刻苦地干下去，奋斗到底。“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主张韧性的战斗，这又是他的伟大之处。

鲁迅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坚贞无比，在一九〇三年留学东京时，赠我小像，后补以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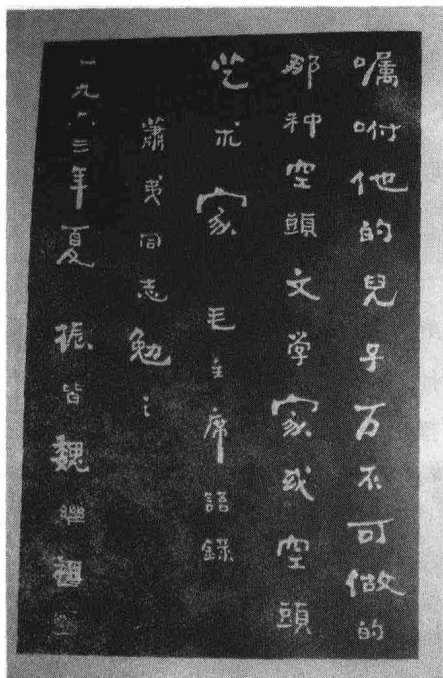
“左联”机关出版物《北斗》



鲁迅与许寿裳等在日本东京合影

1909年，鲁迅在日本东京与许寿裳等同学合影留念。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三十余年来，刻苦奋斗以至于死，完全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牺牲，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思想只管向前迈进，而主义却是始终一贯的。他的著译已经印行者不下五十种，单是创作方面就有二百万言，这都是心血的贡献，永远不朽的。又其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鲁迅日文作品封面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也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

（《作家月刊》二卷一号）

当此民族危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愿我国民一齐奋斗，汉奸自然应该打倒，逸民气也万不可有，这才是真正地纪念鲁迅！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原载1936年11月《新苗》第11期）

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

——鲁迅

诗人
斗士
预言家



第二章 怀亡友鲁迅

“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这是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句，不料现在我在哭鲁迅了！怀念“平生风谊兼师友”，我早该写点东西了！



南京矿路学堂

1899年正月，19岁的鲁迅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学习，时间达三年之久，虽然期间并不温习功课，而每次考试辄名列前茅。这段学习经历，对他的影响很大。鲁迅自己也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

自己背着
因袭的重担，肩
住了黑暗的闸
门，放他们到宽
阔光明的地方
去；此后幸福的
度日，合理的做
人。

——鲁迅

第二章
怀亡友鲁迅



只要能培
一朵花，就不
妨做做会朽的
腐草。

——鲁迅

诗人
斗士
预言家



可是总不能动手，挥泪成文，在我是无此本领的。日前有《益世报》记者来要我关于鲁迅的文字，屡辞不获，匆匆写了一短篇，题曰《我所认识的鲁迅》，聊以塞责，未能抒怀。现在《新苗》又快要付印，就献给这一篇：先叙回忆，次述其致死之由，最后则略及其生平和平和著作。

一 三十五年的回忆

三十五年来，对于鲁迅学术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养的伟大，我是始终佩服的。一九〇二年夏，我往东京留学，他也是这一年由南



鲁迅留日期间与东京弘文学院同学合影

1903年，鲁迅在东京与东京弘文学院同学合影，后排右起第一人为鲁迅。

京矿路学堂毕业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们在弘文学院同修日语，却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后的略历如下：

1902年~04年夏 弘文学院预备日语

1904年秋~06年春 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1906年春~09年春 在东京研究文学兼习德文俄文

1909年春~10年夏 归国，在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及化



日本仙台定禅寺街

1904年夏，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之后，怀着一颗用医术来救国人的热心，于1904年秋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到1906年才弃医从文。图为仙台定禅寺街，是仗助和仪泰家所在之地。

学教员

1910年秋~11年冬 在绍兴，任中学堂教务长、师范学校校长

1912年春~26年夏 一九一二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员，同年夏部迁北京任科长金事，一九二〇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1926年秋冬 任厦门大学教授

1927年春夏 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1927年秋~1936年10月19日 在上海专事著译

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

中国要做的事很多，而我做得有限，真是不值得说。不过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渐老，体力不济起来，却是一件憾事。

——鲁迅



损着别人的
牙眼，却反
对报复，主张
宽容的人，万
勿和他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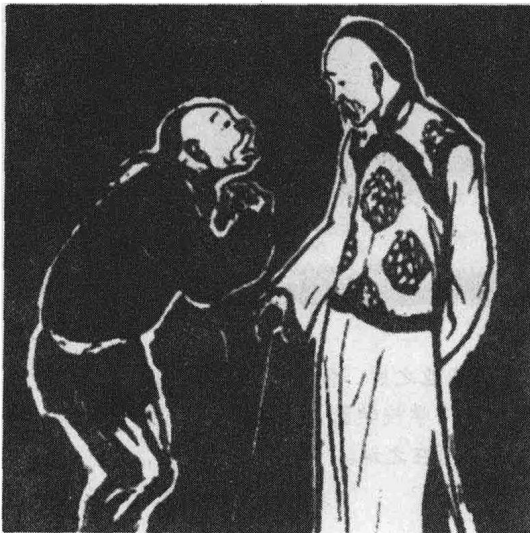
——鲁迅

诗人
斗士
预言家



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我从此就非常钦佩：以一个矿学毕业的人，理想如此



连环画《聪明人、傻子与奴才》（鲁迅作品）

高远，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实，真不是肤浅凡庸之辈所能梦见的。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
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

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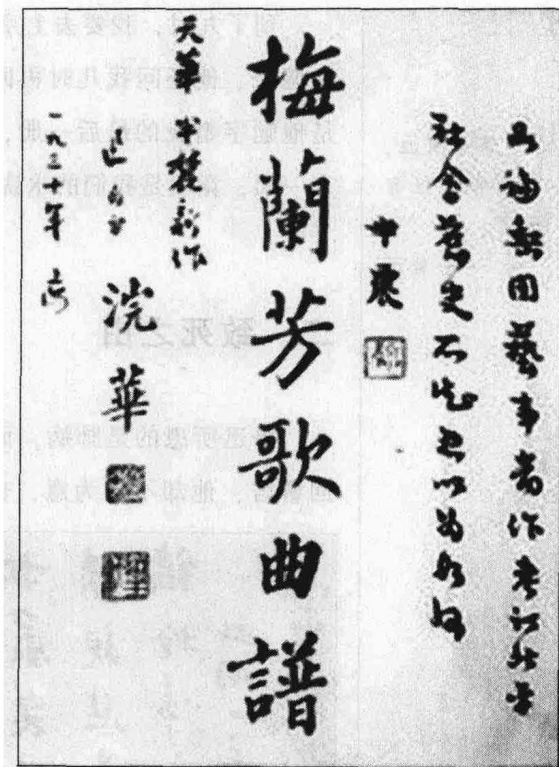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馐子、坏馐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馐子坏馐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呐喊·自序》文里写这“转变”的经过很详细：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

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的题辞

他对于这文艺运动——也就是对于国民性缺点的研究，揭发，攻击，肃清，终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使我始终钦佩的原因之一。

我们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体的情形比较最佳，确乎已经是转危为安了。谈话半天，他留我晚饭，赠我一册病中“手自经营”，刚才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于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骥一册，以为纪念耳。

